

人丛书

爱情， 梦里黑土地

蒋巍 著

爱情、友情、乡情
——共和国同龄人的
情感世界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5
518-C2

爱情，

梦里黑土地

蒋巍
著



农干院 B0057143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梦里黑土地/蒋巍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同龄人丛书)

ISBN 7-5306-2908-5

I. 爱… II. 蒋…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842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2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4 字数 23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9.50元

编者的话

1999年，共和国的五十年大庆。

五十年，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

五十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共和国同步。

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共和国同情。

他们经历了最单纯和最狂热，经历了最痛苦和最快乐，体验了最真挚和最虚伪。他们的情感打上了共和国历史深深的烙印。

为此，我们编了这套“同龄人丛书”，记录了他们的情感世界。蒋巍的爱情故事，催人泪下，摄人心魄；肖复兴的友情故事，真诚细腻，珍贵亲切，回味绵长；高红十的乡情故事，人物鲜活，情感纯朴。读读这些真实的故事，感受这代人的多姿多彩多味的人生是我们献给共和国五十周年的礼物。

知青——本世纪最后的悲剧主角！

知青——将与本世纪永久成为历史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一个族群！

在那个不许爱也不敢爱的时代，青纱帐里一个热辣辣的眼风，就足以让生命燃烧或者毁灭……

整整一代的灵魂流浪在荒凉的岁月，爱情是我们赤贫生活中唯一的奢侈品……

为了爱，我们曾心惊肉跳地潜入夜色，触摸对方；为了爱，我们曾咬牙切齿发誓要相依为命；为了爱，我们曾疯狂地要毁掉自己和别人的青春。在我们斑痕累累的钢铁般的骨架里，爱是唯一的软弱……

但是，为了城市，我们又曾不惜一切地背叛乡村、背叛爱情、背叛人生……

今天，我们不再怜悯自己。我们剖开自己的躯壳，让世人和后人看看，我们的灵魂曾经多么单纯，多么

美丽，又多么软弱、多么丑恶……

请打开这本书吧！

悲愤录。忏悔录。启示录。看野性的苦难和野性的爱情怎样撕碎了一代青年的梦想与生命……

作者手记

难忘的大荒之恋

——作为序的几句话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一双来自远方的大眼睛微笑着向我走过来。

刹那间记忆中掠过一個极富诗意的镜头。是北大荒，莺飞草长的春天，满天灿烂的夕阳，在散布着白桦林和一些绿色帐篷的山坡上，我第一次见到这双眼睛。在乡下苦累苦熬了两年，风霜雪雨浸着，锅台炕洞的烟火熏着，几乎所有知青的眼睛都混浊和充血了。而她这双大大的眼睛纤尘不染，湖水般清澈，而且黑白泾渭分明，黑的乌黑，白的透蓝。迎着落日余辉，这双明眸闪闪发光有如星星。在几乎被臃肿、黝黑、疲惫、呆滞和混浊格式化的视野里，突然迎来一双如此美丽动人的眼睛，我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并且留下长久的记忆。

三十年后，这意外的邂逅一下子唤醒当年那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她微笑着站在我面前说，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第一次见你，那双眼睛美极了。

在哈尔滨的一次知青集会上，一双沉静的、笑起来就像月

芽的眼睛向我走来。她也说，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记得。当我怀着一腔热血和满腔愤怒，为数百名被打得血淋淋的“苏修特务”奔走呼号，当我被发配到连队“劳动改造”，悲愤地在日记里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词句，当我孤寂地病倒在宿舍里而无人敢接近时，是这双笑起来像月芽的眼睛，沉静地给我端来漂着油葱花的热面汤，然后坐在炕沿上，说了许多温慰的话，那时她才17岁。

这些，不过是我的知青生涯中极其偶然的一瞬记忆，但就是忘不了。其因或许不在于那些眼睛如何地美丽，而在于那时候能发现能遇到能获得的美丽太少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知青情结”罢。三十年时光不算短了，但所有的苦难悲怆一如镰刀在手指或足踝那儿留下的伤口，都在心底结成了隐隐作痛的瘢痕而无法忘却，也因此，挣扎出苦涩人生的那一瞬的美丽、一瞬的欢乐、一瞬的爱恋、一瞬的诗意，因其珍贵和真诚而更加不能忘却。那时的友情或爱情，无论它们曾怎样短暂怎样单纯，甚或怎样扭曲怎样薄情最后以眼泪做了结局，还是像婴儿的胎记深深刻在我们灵魂的前额上。

那时我们稚嫩得就像婴儿。

中国婚姻的离异常常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和疯狂，留下的多是怨恨。而知青的爱情与婚姻却别有特色：存活下来的愈老愈真纯；即便因为命运的驱使而天各一方而移情别恋而分手或离异了，留下的也绝非怨恨。随着时光流逝和生命的老成，留存在记忆中的反倒只有藕断丝连的温情，本书记叙的几个

令人泪下的故事便是明证。

经历了大灾大难的知青学会了宽容和理解。我们知道那苦难多是那时代酿成的：参军入伍拿了真枪和在兵团拿木头枪的，上大学的和留在偏乡僻野的，病退回城的和守望麦田的，返回上海和身归北京的，有许多把爱和家珍存到今天，也有许多泪洒村口、泣别车站而劳燕分飞了。

不必苛责。

现实生活和文学中的浪漫故事远不是一回事。

现实中国的种种樊篱比戏剧中的悲欢离合更难以逾越。

古人活得比我们容易多了。陈世美倘若不变心，秦香莲带孩子进城大抵不会有“户口”、“住房”、“就职”之类的问题，做起纯粹的道德批判就很容易。

知青即便不变心，“小芳”跟着进城，那以后的种种难题是平头百姓们难以承受和不敢想象的，再甜美的爱情也会被这些沉重而又琐碎的难处毁成眼泪和哀怨。

因此，坚守下来的爱情更值得敬重和赞美；

被生活摧毁的爱情也应获得宽容和怀念；

打开这本书罢，让我们重温大荒岁月中那被毁的、已逝的、一瞬的美丽、欢乐与爱情。白头偕老也罢，含泪相别也罢，那时候的一个眼风，一张纸条，一回凝视，一声轻轻的呢喃，就足够让我们温暖一生。

1999年3月6日于 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伞下的梦 (1)

漫长的封建历史被轰毁了,弥空的尘烟却凝聚成一个幽灵,长久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徘徊。它无形无影,却死死攫住每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于是,一个女孩跟着自己的爱情,一起死亡了。

第二编 人生环行道 (58)

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和生命长河的流动,决定了它的一切判断,诸如真理、美德等等,都有着无法穷尽的相对性。错的年月,产生错位的爱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美德”,怎样扼杀了脆弱的爱情。

第三编 生活本该是另一种 (100)

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像不能超越自己的皮肤。愿意的人,命运领着你走;不愿

意的人,命运拖着你走。无论怎样坚强的人,
最终还是要被生活选择。

第四编 走向明天的迷茫…………… (135)

这世界唯一绝对不变的法则就是:它的一切都在变动。因此,幸福、爱情、机遇的到来,都是一瞬间的事情。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美好的一切就同你擦肩而过了。本篇留下的,就是无尽的遗憾。

第五编 蓦然回首…………… (158)

这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浩叹了:失去的,还能挽回么?如果克隆技术让人人都能重活一次,我猜想每个人都会有另一种活法儿的。但是,生存的悲剧性意义在于:失去的就无法挽回。

第六编 幽幽小阁楼…………… (197)

那个错乱的时代摧折了她的一切梦想。她到达的每一目标,其结果都和预想恰恰相反。因此,她的承受同时也是别一种抗争;她的抗争也就意味着承受。

第七编 梦里青纱帐…………… (215)

我们从大荒深处返回城市的时候,都累极了。他则是被抬回城市的。事业的梦和爱情的梦都遗落在青纱帐,后来他找回了一些什么呢?

第八编 梦之屋…………… (256)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田园里，你是没有做梦的权力的。但是，她从大山后面看到了蔚蓝的大海。当她走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做梦的年龄了，可她还是在梦里做含泪微笑。

第九编 我问自己一千次…………… (284)

她和他，隔着火车站的铁栅栏，一个甜甜的微笑铸成终生的恋情。但是，命运只服从理性而不理会情感的，为此她付出沉重的代价。回首往事，她不问苍天不问鬼神，只能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第十编 愤怒的岁月(代后记——我的知青生涯)
…………… (331)

无论怎样苦怎样难，只要活下来，历史的一切都是馈赠。

第一编 伞下的梦

漫长的封建历史被轰毁了，弥空的尘烟却凝聚成一个幽灵，长久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徘徊。它无形无影，却死死攫住每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于是，一个女孩跟着自己的爱情，一起死亡了。

历史，被歌德称为“上帝神秘的作坊”，命运在这里演出许许多多极为动人又巧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而在大悲怆大动荡的年月，这作坊就把人生搅得更加支离破碎，添了更多的悲欢离合。本章叙述的故事将向读者印证这样一条真理：生活本身远比所有的文学家都伟大、深刻和富有想象力。

——题 记

开 篇

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移民——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洪潮是从 1968 年开启并迅速席卷全国的，但

源头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其后，这潮流时大时小，但从未间断过。坦率地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不能称为一种带强迫性质和强大驱动力的、一刀切式的运动。那些年月的上山下乡，还是小规模，自愿或半自愿的。其中某些青年是因为生活困难所迫或因家庭出身所限，自感继续就学很难，前途无望，只好“自愿”上山下乡，以给自己涂上一种政治“进步”的色彩，这其实是半自愿的。一部分则是真心实意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自愿“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性质上还是较为健康的，那慷慨激昂的演说和轰轰烈烈的送行仪式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色彩。

那时代的知青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今天，当我们回首悲歌慷慨的知青运动时，就不能不以深切的感情关注那些先我们而去的大哥大姐的命运。他们在封闭落后愚昧的边疆、乡村、林区度过更为漫长因而也更为艰辛的岁月，除了极少数坚忍的斗士和幸运儿安然走到今天并成就了一番事业之外，大部分人则被历史的风暴和风尘湮没了。

这里记述的，是一个女人悲惨的富于传奇性的一生。



1983年初夏，都市里的阳光已经十分浓烈了，新绿覆盖的太阳岛因为不断有江风的吹袭，还有些清冷。一个寂寥的下午，刚住进省教师疗养院没几天的霍佳，慵懒地靠在床头上看《乔治·桑传》。霍佳是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对文学有

着执著的爱，长久的修养和女性所特有的敏感的心，使得她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感受力都极为细腻和敏锐。

门轻轻地开了。女护理员又送进一位新的疗养者。这女子四十岁出头的样子，苍白，瘦削，眼角细细地牵连着一些皱纹，目光沉郁，并且总是低垂，绝不好奇地张望什么，一望而知这是个被生活的艰辛绞干了兴致和鲜活劲儿的女人。不过，那高挑的个头儿，月芽儿般弯垂下来的秀眉和长而温柔的眼睛，还有豆荚般轮廓分明的嘴唇，都教人想到她曾有过很美丽的年华。虽经时光岁月的磨蚀，现今依然隐约亮着几许淡淡的丽色。

跟着进来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子，方脸盘，浓眉长目，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穿一件深灰色中山服，举止稳重，透着书生气，像个工程技术人员。引人注目的是，他拄着一支精致的手杖，走路沉重而微显笨拙。细听，右腿膝盖处不时有金属摩擦的微响，哦，那是一条假肢。

两人显见是夫妻。男子很体贴的，眼里漾着深厚的温情，仔细地从包里拿出牙具、梳子、毛巾和一些水果什么的，嘴里轻轻说着安慰和嘱咐的话。那女子身体看来十分虚弱，说话也没气力，只简单地应着。安排妥帖了，那男人便靠床坐下，微屈着身子，像一棵疲惫的老树弯在那里，低微地说些什么，声音好温柔，如同林间缓缓的浅溪，缠绵而逶迤……

傅玉婷就这样寂寂地、仿佛命定地飘进了霍佳的视野。

数天后，傅玉婷的丈夫离去了。霍佳已经知道，这位同室女性和丈夫都在遥远的伊春林区工作。这以后，逢到周末和星

期日，家在哈尔滨的疗养员都有许多亲友蜂拥而至，说说笑笑好不热闹。从没有什么人来看傅玉婷。她呢，也就孤寂着，默默地看书读报，走动起来也是静悄悄的，好像生怕惊动了别人。阳光足的时候，她就走开庭院深处或松花江边，静静坐在清凉的长椅上，忧伤的目光在远方久久迷离。尽管同室有霍佳这位女伴，她却像一个小小的孤岛，用缄默的大海远离着一切。

这女人怕是活得很难呢。霍佳的心颤巍巍荡起了怜意。霍佳这年45岁，同丈夫离婚后已经过了15年独身生活。晨风暮雨，日升月落，日子深长地流逝，孤独的心境不时如同冷雾般沉重地积存在她的生活中。亏得她有许多花花朵朵的学生，小鸟般欢叫着簇拥着她，使得她觉着生活中有了更广大的爱并且有了绚丽的色彩，这孤独也就遥远了许多。

她努力亲近着傅玉婷，以一颗大姐般温柔的心慰藉着这位女伴。吃饭，打针，取药，散步，她总陪着玉婷。亲友们送来些好吃的，她总拉着玉婷一起分享。渐渐地，玉婷有了恬静的微笑，有了轻悄而清朗的话语，曾经很美丽的眼睛又显出些许鲜灵的神采。大事小情，一声声“霍姐”叫着，竟如同鸟儿的呢喃。这个已40岁出头的女人呵，或许从少女时代就压抑了许多柔情许多快乐，如今在霍佳那宽和而温暖的心灵中，终于找到了可以开放和娇纵自己的一小块太阳地。

这天中午吃过饭，霍佳躺在床上正慵慵欲睡，一声热烈的呼叫把她吓了一跳。“哎，霍姐，你看！”玉婷站在她床边，手里拿着当天的《哈尔滨日报》，手指着戏剧电影广告栏给她看。玉

婷不知为什么会那样激动，脸色绯红，眸子深处闪闪地放着亮彩。霍佳拿过报纸。哦，哈尔滨话剧院明晚将首演话剧《高山下的花环》。

“你想看吗？”霍佳问。

“唔……”玉婷两颊飞红，欲言又止。

霍佳蓦地感觉到一点什么：“演员里，你有认识的？”

玉婷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慌乱，“不，是是，有个老同学。”她似乎生怕在这个话题上再延续下去，匆匆转身跑出房门。霍佳坐起身，透窗凝望着呆坐在庭院长椅上的玉婷，心里一阵阵诧异着。玉婷一定有什么心事了，而且一定和哈尔滨话剧院上演的《高山下的花环》有什么联系……

第二天傍晚，夕阳西下，晚霞温柔而阔大地拥抱了逶迤东去的松花江。微风习习，江面是那样恬静，透着微蓝和绛紫，泛着梦样的光泽。唯有色彩斑斓的客轮驰过，带起串串浪花，汇入渐去渐远的层层涟漪，又归于梦的宁静。

霍佳和玉婷手扶船舷，眺望着沿岸风光。客轮疾驰，江风浩荡，撩乱了她们的发丝。玉婷凝神注视着渐渐沉落的浑圆的夕阳，清瘦的脸颊润着淡淡红晕。霍佳端详着她清丽的侧影，伸手替她把飘飞的黑发往耳后抿了抿。

“你好像认识演员里的什么人吧？”霍佳笑吟吟地问。

“唔，认识，不过是老同学。”玉婷淡淡地、沉思般地说。

“谁呀？话剧院的演员我认识不少呢。”

“骆涛。”

随着汹涌的人流，霍佳和傅玉婷步入颇具欧洲古典风格